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五九・集部・總集類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卷二百五十八至卷三百二十二）

〔明〕陳子龍等輯……………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八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慈人

陸慶臻集生叅閱

趙浚谷集

議

趙時春

修濬通州閘河議

通州閘河

謹按 國朝肇基南都定鼎北畿聚天下之兵置之

燕代所以扼狂胡之吭運四海之樞然供給重大經

皇明經世編

趙浚谷集

通州閘河

平露堂

費浩繁雖有督亢之饒河濱之沃猶不能當十之一

故往往漕吳越之粟越呂梁之險跨齊宋之郊檣帆

如雲咸奉京師遠涉萬里近者不一旬月然皆方舟

而至通州平露堂又無漕兵不若直抵大通橋所米京曾無雞犬之虞此則漕運之効而謀臣策士之

功也況通州距京師曾不數舍而令財力屈於傭估漕功隳於壅成損軍國之實傷力臣之心姦盜萬端

費用百倍誠如 明詔所諭苟欲修濬竟達京師實

為至便然百年以來議者曾不是顧竊窺其意必以

為通州之於京師地勢崇卑既吳水性又沙漲淺為

難於利涉兼以發謀首事智士所懼工役芟斲所費

無省及遊食嗜利者根據其中幸而不為盜賊此則

執事者之議而大利所繇以不興也臣請一一析之

使議者杜口無所復爭夫通河之於運河其勢大小

難易至不相侔答人以其大者為易而今人反以其

小者為難昔人能創無前之績而今人不能補其滴

漏此愚之所以深為執事者負也其至可疑者夫呂

梁積石何如五十里之沙南陽決塞何如五十里之

役縱使稍有所費豈若車輓有歲歲無窮之用哉而

皇明經世編

趙浚谷集

通州閘河

平露堂

乃以發謀首事為懼又不能風化頑巧使不為盜而

徒以利誘之末矣愚以為宜如 明旨簡疆毅任事

之臣捐數年之估直予之召募自便濬疏水道修治

故聞整飭舟楫則歲額之粟可致之枕席之上 陛

下亟拱而享天下之奉無內外之憂矣

破虜口外議

禦虜口外

逆虜僂灘席去年刼掠京北之威資近日市馬段帛

之利誇示迤北羣胡脅誘塞上妖賊好為謾辭包藏

覬覦故於五月二十八日至大同而遽退者實聚其

徒使覘我之虛實。而歸收其部落。以待入寇之期也。伏唯 聖明御極。道格神天。仁洽寰宇。非獨中原生民。讐恨於虜。思一奮劍以殲兇渠。雖其族帳部落。亦有面是心非。觀望成敗。而不肯遽進者。故禦虜於口外。制之於初。至未定之時。爲力似難。而實易何也。進則有重兵阻險之阨。退則有廬帳水草之安。又俺灘恃羣虜之助。有輕我之心。羣虜仗俺灘之強。無備我之實。我出其不意。襲擊俺灘。必破之道。前虜失利。既聞。羣虜相率西走。古北以東。自不能至。李靖以三千

皇明經世編

趙汝公集

破虜口外三

平露堂

勁騎擒頡利。霍去病以八百精兵破匈奴。此其比也。故曰爲力似難而實易。今不出兵早制。使虜踰險。皆有必死趨利之志。在我失據。各懷首鼠進退之憂。戰一虜則衆虜狎至。是變主爲客也。所傷必多。勢必難支。故愚竊以爲必不可。

民兵議

民兵

照得義勇招兵。事起倉卒。隨方就宜。原無定制。近來事勢率皆權宜。不可典要。封疆之臣。祇承 上命。急救目前。請畧推源委。先辨大體。體勢既定。而議自明。

皇明經世編

趙汝公集

民兵四

平露堂

竊唯本朝建都幽燕。雖有山險。反與虜共。其大體以兵爲守。不言可知。自上下四十八衛之虛。變而爲十二團營。十二團營又虛。斯變而爲十四萬戎政。戎政雖有十四萬衆。然皆市井孱弱。強名以兵。而實不能爲兵。主兵者知其不足用。故不得已而選邊兵以入內。邊兵外徼日虛。則各邊備單。戎益生心。內戍日久。則玩侮將生。事變叵測。蓋昔者土木興難。而二石之禍作。流賊構逆。而四家之軍橫。縉紳血刃。都民震驚。原其所以全仗邊兵。而內無強兵以相應故也。天下

月糧衣布草料動皆官給而馬有旬日死者卽補太僕寺歲備馬數萬匹每匹於民間價費三五十金工部衣器稱是各歲費金以百萬計戶部兌軍乃銀易糧又數百萬計皆官財也而解備起調爲費尤多節日既繁侵漁易滋故朝廷有養軍之費而軍無受惠之實公私困窮而貪濫盈溢軍益以不振邊將益不能治軍故不得已而用憲臣今初選民兵起自庚戌十月至辛亥暮春經歷半載芻峙餼糧衣屨百具一切出於徭銀夫邊軍養之於百年之久經歷創繼之人不知凡幾而昨調來者率半槎而無利器驅羸馬而身傭負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既不足食而唯尅減馬草料以自養馬食山草羸疲多致倒死軍以打草費口遂不能兵益戰以馬爲勢以兵爲用今乃枉費錢糧不知戰勢故聚衆三十萬費財踰巨萬而其氣象萎靡王兵者終不敢言戰守而卒歸於市市卽和也易名以自欺耳而君臣大義華夷大分經常大典遂將泯滅職大有憂懼焉夫民兵之徭銀出徭入兵固無侵漁其馬自徭交兵縱有私焉不歸兵則歸徭

皇明經世編

趙浚谷集

民兵

五

平露堂

藏富於民兵之間而強兵於俄頃之際馬壯人雄器械偉利是皆仗賴休庇謀足致兵政存惠民故以四千人一年三月之間人費三四十金比之十年養三四十萬之衆歲用巨萬其費孰多又况百年乎故劉晏造船給千緡爲省而後人造船給三四百緡反費益費者有成而省者無成故也然則民兵今日之大勢可知矣且官軍每月糧一石率費三石而尙不能致每歲官軍支月糧一十二石而民已費三十六石有餘矣而加以冬衣花布之類又有費焉其馬每日給草一束每束腳價九分而料與草之價日費一錢有餘仍復羸馬今民兵工食養馬之費日給一錢止當邊軍草價耳况各道快手徭十八兩俗已倍加爲三十六兩其行已久而各里民馬長差亦日給一錢其論甚省國計但恐不能學焉止可爲字州郡耳故職愚以爲徭銀給兵三十六兩蓋取准於此而其未有徭者悉如部文以不堪快壯工食給之有急則調以護邊平居則養以制盜若其創始之費與去冬調選之費用及有司先事預給之失則已具在台鑒而不容重論也又有疑此兵難散者此又有大說焉

皇明經世編

趙浚谷集

民兵

六

平露堂

今天下未能去兵亦明矣。縱京師不用此兵而山東
晉此兵于七兵備道中亦未爲多。近日李邦珍孟尚
守之類累累竊發蓋因與虜市以致忠義之情憤沮
兇豪之氣恣肆若復去兵何以威衆大上以德其次
莫如猛強兵以備不虞威猛之大者也。職之不欲仕
久矣。蓋亦曾屢陳奏。聖治政本當時罪其迂今以
兵事被用職專在兵臣子之義逆知將來之變心知
不可而口不能言也。近蒙兵部議覆何都給事中等
奏稱議處民兵以便戍守行令前來再爲從長審處
皇明經世編 趙汝谷集 卷之一 兵 七 平露堂

序

楊提學大寧考叙

八字考

書稱戎狄荒服周公兼夷狄以寧百姓孔子內中國
外夷狄而成春秋聖人之慮深矣。皇朝象天樞以

定都大寧故地密邇包荒殘明列於采衛之間茲豈
欲軼虞夏而超周孔哉亦權時度宜以安人耳曩時
春爲官僚唐子順之曰嘗聞之都御史王公大用云
厚賞以復故地是爲上策時春以爲未然恐褻國威
以啓戎心莫若垣山壑谷結廬屯戍乘高瞰下而田
其中置爲永業廣不踰六百里里居百兵不啻六萬
人足矣。今督學憲副長沙楊子之大寧考其深有意
於茲乎不然何其索之精而謀之淵也抑是考以泰
寧福餘爲足憂以朶顏據險爲足恃此爲北虜言耳
皇明經世編 趙汝谷集 卷之一 大寧 八 平露堂

雜記

北虜紀畧

皇明經世編

趙汝谷集

北虜紀

卷之九

此篇載遼省集卷之九近見傳芝臺司成所編明史之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
少貨則以爲汪太西司馬作也然正集實照此文
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
以商率其爲沒依作無疑矣
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
也甘肅迤西一日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夷
一日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日帖木哥以番僧爲
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
強臣亦不刺爾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
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侵暴西番族帳族帳舊有國
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趙汝谷集

北虜紀

卷之十

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剌之女至是死生三子曩台吉
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
欲蒸瓦剌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
直宣大之地又數夫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
來俺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
足之助內攜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淫
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
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遠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
其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於北
皇明經世編

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堵則諸夷率
 人之逋逃者曰陳捷頂色稱兒阿擣豆兒居之眾僅
 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離馬牧山深險無
 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遮
 之也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為險自
 此以東置牆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迺遠而
 難守然皆故大宰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貢而為患
 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峰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
 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為白龍江
 皇明經世編 趙汝谷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泰寧
 福餘地直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眾
 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
 多淖泥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
 構熟夷得千人自為部長常以父事趙泰將領募數
 為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旗率以為常其惡甚於哈
 丹兒陳通事者也虜中是技如此其名目可徵見者
 今列於左方以備參考云

虜酋名目

小王子打來係罕	俺離阿卜孩	大虜首大
把卜亥	熟夷右北	虎禿字賴
吉囊	在黃河南死有三子曩	台吉青台吉黃毛台吉
虎刺哈赤	遼東遼外	那麻真
倘字賴	花當遠	捨力木
紅臉索羅	泰寧衛在	伯言哈答
達火通倘不囊	遼東遼外	阿兒禿
哈哈赤	朵顏都	司吉囊
穩克兒	朵顏都	瓦撒答
皇明經世編	趙汝谷集	卷之一
辛愛把都兒	遼東	了頭智
把把	遼東	花當達子
把禿	遼東	花當駝立
討不賴	遼東	把禿賴兒
祖兒在	遼東	我包阿卜
伯顏帖忽思	遼東	哈喇夷首
安難的	遼東	引燒卜
背馬台吉	遼東	虎刺大阿卜
		阿刺處台吉

納林台吉 小王子部下

青台吉 小王部下是吉囊子疑有二名或俺

答信名
以脅我

夏十探台吉 夷酋

錫刺台吉 小王子部下夷酋

把都兒台吉 夷酋

鬼林台吉 小王子部下夷酋

各台吉俱吉囊部落蓋俺灘輩借名以脅我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趙彥公集 房西台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九

莘亭 未徵壁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愬人

朱徵與轅文參閱

唐荆川家藏集

疏

唐順之

早定 東宮朝賀禮制以恩羣情疏 東宮

是時先生為東宮客安故也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萃人心昭軌度也伏惟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東宮朝賀 一 平露堂

陛下聖謨獨運深惟 世廟初建立事官一行奏議係文衍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

宮儲貳之位以繫宇內之心者二載於茲矣曩以儲 佛漢文之遺事

躬冲幼務存謙抑凡遇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

箋內庭此皆禮出從權時有待令皇天廼保睿笑日

昌雖龍德尚韜而麟姿益茂至於來歲首春又當天

下百官述職多士賓興衣冠咸萃於天都歡欣交通

于萬國咸思望元良睿哲岐嶷之光以思報 陛下

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文華受朝

之儀缺而未講臣民僭首之敬抑而未伸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羣心之屬望也。臣愚伏願 陛下俯覽萬物作親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勅各該衙門凡 東宮朝賀。一應儀注。早爲詳訂。鑒與麾伏一應法物。早爲擇補。務求忠謹端亮。以專羽翼。而資保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及茲正陽履端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羣臣請奉天殿朝賀禮成。卽詣文華殿朝賀。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于兩作。前星之耀。增光紫極。而內外官僚之衆。四夷朝貢之臣。咸於快覩爭觀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東宮朝賀 卷之一 平露堂

楊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休命者。又自茲益篤矣。

條陳薊鎮補兵足食事宜疏 薊鎮兵食

臣竊惟補兵如補敝衣。敝壞則易。而補綴則難。故叙補兵之說。凡五條。兵之與食。喫緊相關。故附以築牆工食。及邊糧之說。凡三條。伏蒙 聖諭令臣悉心區畫來聞。臣不敢不竭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一清弊源以收逃卒。臣聞軍薊鎮。究軍所以多逃亡之故。皆曰邊牆之工。卒歲不休。轉石顛崖。伐樹深澗。薊鎮不待兵。強端待。設險於。祀各。漢。漢。力辦不及貸錢。賠賂加之各關夷人。乞討無時。旬撫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薊鎮兵食 卷之一 平露堂

萬兩。而又以累窮軍。臣不知其說也。今欲抽軍操練。則一身不能兩役。牆工自須別議。至于撫夷之費。合令督撫諸臣仔細計算。如 國家歲給穀用。則已不穀。則請于 朝廷。別爲區處。一毫不以累窮軍。其將官文吏貪饕之輩。重法禁治。但使窮軍全得一石月糧。長孤畜妻。自然不走。至于苦寒之輩。緣軍士衣糧。普天同例。縱欲加厚。其道無由。臣思得一說。京邊折銀給軍。皆是六錢五分。薊鎮獨是四錢五分。始者蓋因本鎮米賤。權爲節減。原非經制。且夫糴之貴賤。因

地瘦瘠。假如腹裏糴價五錢六錢。則窮邊斷是八錢九錢。奈何使苦寒與逸肥一樣同折。非稱物平施之義也。合令戶部量地均算。自薊鎮苦寒米貴之處。照例給與折色銀六錢五分。在國計則本分之外毫末不加。在窮邊則同輩之中已稍優厚。其逸肥米賤去處。自不得援此爲例。若謂銀不可增。則如前時總制楊博所題鎮邊橫嶺事例。每年十二箇月。悉與本色亦無不可。如此百方體悉。庶足繫屬其心。不然。雖終日撙以微纏。猶難保其不掊鎖而夜走也。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薊鎮奏

四 干露堂

一專責任以嚴勾補。照得薊鎮之兵。自內地衛所抽往邊關。其逃邊關而潛回衛所。往往不補者。蓋自管衛互相推調。管官則曰衛所窩逃軍。納月錢而不肯解也。衛官則曰管官剝削軍士。以致之逃。而我無柰何也。營衛本爲一體。而矛盾若此。則無官以兼制之之故也。該鎮得兼制管衛者。惟督撫。而督撫大臣專理兵機。勢不得親細事。其下惟有兵備道。合無請勅一道以補軍貴之兵備。其管官之剝削與衛官之窩逃者。兵備皆得重法治之。管官以逃軍多少。而輕

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而輕重其罪。併論衛官補軍之多少。與管官逃軍之多少。又以爲兵備功罪。責任既專。缺額自足。其補軍之法。逃軍先儘本身。故軍先儘子孫。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城操正軍。于勾補之中。寓垛充之法。大率務如原額而止。然缺之于數。十年。而補之于一旦。太急。則人情不堪。合令督撫與兵備計議。量其缺軍分數。一年可補完幾分。年終如其分數而貢之。其亦可也。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薊鎮奏

五 干露堂

一定班戍以便人情。照得古北石塘一帶。曩緣旁近州衛。被虜殘破。因而垛募遠軍。當時垛募者。迫于令而不敢不行。募者貪于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所。營房亦無。晁錯云。人情非有匹偶。不能久居其所。此輩往往身寄窮邊。家懸千里。采薇之遣既久。及瓜之待無期。齎送屢空。衣鞋莫繼。始于潛返。馴致久逃。揆之人情。殊非得已。是以日逃。日解。隨解隨逃。逃解相仍。徒滋煩擾。近者督撫開移遠就近之例。臣亦有首逃區處之文。因而首者紛然。益可見其情矣。臣以爲不與

區處則無以回逃者之路。若與改編則又恐播居者之心酌中二者頗得一說。但係六百里之外或分爲兩班一班備春一班備秋或并爲一班半年城操半年秋戍其在官則向之終身逃竄就與得半軍之用其在軍則向之終歲浮寄孰與得半年之間既可稍近人情又不改移原戍詢諸逃卒亦儘稱宜。且戍軍在其鄉則食減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則是一軍止食半軍之米在邊扣其餘米亦足僱募半軍待本處募軍足穀原數然後將遠軍更議改編其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薊鎮兵食 六 平露堂

戍處所絕不得援此爲例。一處民兵臣聞長民者貴因事以爲功則民不困而事易成今薊鎮民力則已竭矣不可以加矣而薊鎮之兵與馬方患其不足查得永平府志書所載本府原無民壯正統末胡虜寇邊僉設民壯二千五百名原爲備虜而設也卽以本府備虜之設還爲本邊備虜之用閒時則州縣駐操有警則就近守邊度永順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分爲二枝每枝統以一遊擊

督之兵備而隸于巡撫閒時止用原設工食守邊則給行糧而已此爲官不增糧民不增賦而坐得兵六千人也又查得山東有馬民兵三千人原爲薊鎮面設今暫用之南征事已則須仍還薊鎮若使不用其人而徵其工食以爲本鎮就近顧募之用則山東民兵每名歲該工食銀三十餘兩三千名歲徵銀九萬餘兩就此可顧募步兵七八千人又查得薊鎮事例歲該取腹裏減存民壯工食以爲本鎮募兵之用今此銀不知積之何所但得銀三萬兩足顧募三千人此亦爲糧不增于官帑賦不加于薊民而坐得兵萬人又查得薊鎮缺馬多從兵部充給合永平一府歲該解備用馬九百餘匹若停兩年該解之馬又貼以遵化等縣寄養馬一千餘匹以給薊鎮民兵足成馬兵三千人且京師之馬不必給薊薊鎮之馬免于解京互相抵兌兩爲便益其兩年之後自照例解京如故此所謂民不困而事易成者也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薊鎮兵食 七 平露堂

萬石歲歲轉漕胡以辦此則是舊額不足正苦少兵舊額若足又苦少米矣今補主兵以免客兵也免客兵以省費也臣嘗計之客兵每歲防秋四月該支行糧一石八斗主兵一人每歲該支月糧十二石出戌百里行糧又在其外主兵一人之費足抵客兵七人之費而有餘主客之馬費亦如之然則調客兵代主兵計各處則爲增費在薊鎮則爲省費也補主兵代客兵計各處則爲省費在薊鎮則爲增費也今欲米不增于薊鎮兵不煩于遠調惟是班軍可以經久查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薊鎮奏食 八 平露堂 卷之一

得薊鎮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已有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二員名或於京班中再撥一枝兩枝或于班軍原衛抽補餘下一枝兩枝足成三萬人以充該鎮主兵之數而以遊擊十人分統之閒時則于原衛駐操防秋則於該鎮上班駐操則本處兵備監督上班則該鎮兵備監督其原衛官聽該管遊擊節制班軍如有老弱逃亡原衛卽與僉補此其糧不增而兵足所謂經久之道也

一築邊工費自來邊牆皆是軍民兼築今欲抽軍操

練所謂牆工自須別議其原編順天等八府民夫遠則徵銀顧募近則派夫上工若以派夫計之每夫一名一月該盤纏銀二兩百名該銀二百兩每夫百名一月止築牆二丈每牆二丈又該官給鹽菜銀十兩則是二百十兩之費止穀築牆二丈若以顧募計之每牆一丈該銀十五兩則是銀二百十兩該築牆十丈矣顧募十四丈之費止抵派夫二丈之費是差却七倍來往若一築徵銀顧募則官得七倍之贏民免去家之擾牆獲早完徵發亦息只是夫與價互換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薊鎮奏食 九 平露堂 卷之一

之間而其利如此一復本色以存久計照得薊州倉糧遮洋總二十四萬石百餘年來元運本色並無升斗折色至正德末年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石彼時建議之臣偶見本鎮米賤糴價不上四五錢以爲九錢一石徵銀又以六錢一石給軍則國與軍皆有贏羨又省造船漕卒之費是以輕議變法曾不慮及歲有豐歉糴無常賤今年濬東饑饉一石折色不足以糴四斗本色諸軍坐困菜色至今况自古轉餉以人

權米。以米權銀。必主相稱。乃無偏重。彼時薊鎮。原無大虞。聚兵甚少。故減米增銀。猶謂時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主客銀七八十萬。而米不及十四五萬。一旦窘急。無處糴買。不得已則空運京師。腳價轉多。騷擾尤甚。非得計也。故臣以復本色爲便。又諸邊皆是陸運。故致米爲難。薊州一路水運。故致米則易。至于造船漕卒諸費。但取昔年未變折色以前之舊法。卽是今日欲復本色。以後之定規。故牘尚在。無俟他求。縱不能盡復本色。亦可先復一半七萬石。使該鎮每年給軍之外。餘糧常有二十萬石在倉。然後更議減本加折。以多積粟爲先務。慮至深也。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薊鎮兵食

十 平露堂

一處轉般。以便支給。照得灤東一帶軍士。原在永平山海等倉支糧。後海運既罷。始移在薊州倉。薊州去灤東遠者五百餘里。自來未有往返千里而負糧者。甚至一石之米。不足以償盤剝之費。窮軍毒苦。不能盡言。前年虜酋入犯馬蘭谷。止因墻軍遠出支糧。瞭援不及。竟至深入破堡殺將。其爲邊境之害深矣。邊境之害既如此。窮軍之苦又如彼。而卒莫有爲之處。

者。戶部重惜腳價也。臣竊計之。灤東之運。一歲須米三萬石。自薊州倉運至永平。急則驢駝人負。度用腳價八九千兩。緩則車載。腳價可六千餘兩而足。國家歲爲薊鎮費銀百餘萬兩。乃靳此百分之一。至使軍苦無訴。又使虜得乘隙。則是所惜至小。所損甚大。合無置一戶部分司於永平。使與薊州郎中相首尾。歲增腳價六千兩。其本色三萬石。與折色銀數萬兩。悉運至彼處支給。軍無遠支。邊不缺戍。計亦甚便。又臣所謂腳價者。非必歲歲而用之也。訪得灤東等處大率十歲而九收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于薊州。而糴米三萬于永平。本處則腳價亦自不用。卽以減存腳價。亦作糴米本銀。六千兩銀。可得米萬四千石。若十歲豐收。則米當至十四五萬石。卽以此腳價所積之米。賤則糴。貴則糶。收其羨利。還充腳價。而本米常在。則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腳價出于戶部者。亦不必用矣。此亦富邊之一策也。則是國家所損至小。所利甚大。特在立法之初。戶部擇一有心計司官經畫之而已。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薊鎮兵食

十 平露堂

條陳薊鎮練兵事宜疏薊鎮練兵

臣竊惟兵之精不精係薊邊旬安危。薊邊安危有關係利害。非可容易。且夫薊鎮猶之家也。以兵爲墻垣。而以屬夷爲藩籬。猶之身也。以兵爲爪牙。而以屬夷爲耳目。故以夷情附練兵之後。伏惟 聖明裁擇。

一定區帥以分練。夫官以久任成功。而疆圉之臣。尤更不可數易。臣至薊鎮。問某叅將。則曰。到任纔數日也。問某遊擊。則曰。到任纔一月也。是時已逼防秋。竊以爲將官朝來暮去。若此。萬一虜入。得無債事。難矣。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薊鎮練兵 卷之一 平露堂

况欲練兵爲長久計乎。請以防秋之後。督撫諸臣。遍閱叅遊等官。區別具奏。其不才者而黜之。其宜于內地者。調而徙之。悉取各邊將官。結髮慣與虜戰。有威名而識陣勢者。一缺具三四人以聞。而內地選候未嘗見虜之輩。與遊猾鑽刺之人。一不得與其間。陛下下之兵部。而每區各定叅遊一人。以爲區帥。是謂以邊將練鎮兵。縱不得邊兵。僅得邊將。庶幾練鎮兵爲邊兵也。其人旣定。約以三年爲率。不許陞調。弗有大罪。不得輒易。小罪則戴罪供職。大罪則卽于本處

立功。不得復還原衛。三年大計其功罪而賞罰之。下至提調關寨等官。亦准此爲例。如此。則將官自知責無所諉。而不敢不盡心于練士。其士卒亦知將有常屬。而不敢不督率鼓舞。以從其令矣。其與朝來而暮去者。功相百也。

一雜邊兵以同技。臣惟練鎮兵以代邊兵也。將以代邊兵而不教之。以邊兵之法。是織而不問婢者也。今諸邊之兵。後雖以漸減調。而延綏遊兵則勢未能遽罷。虜人所憚。惟綏兵耳。宜及綏兵之未罷。雜之薊兵。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薊鎮練兵 卷之一 平露堂

間而教之。每薊兵百人。雜綏兵二三十人。授之以綏兵之長技。而試之以綏兵下管走陣。遇虜鏖戰之。至于號示語言。無一人不效之。而與之同。又以其暇時。使綏兵談說虜人之情狀。與對敵勝敗之故事。以熟習薊人之心。而使之不憚。則異時邊兵雖去。鎮兵猶邊兵也。且夫虜人憚綏兵。而易薊兵也久矣。薊兵長技。號示語言。無一不與綏兵同。使布滿薊邊者。皆爲綏兵。一旦奪其所易。而譬之以其所憚。此亦攻心之一奇也。

一練火器虜所最畏干 中國者火器也國初止
火器至今日而精極矣然不聞以此勝虜何也
有神機火槍一種天助 聖明除兇滅虜而佛郎機

子母砲快槍鳥嘴銃皆出嘉靖間鳥嘴銃最後出而
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
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
而藥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鼻以目對鼻以鼻對
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眉鼻無不着者捷
于神鎗而准于快槍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
機巧于 中國而 中國習之者也往年京師亦嘗
造數百管其鍊鑄既苦惡而又無能用之者是以遂
爲虛器請令東南軍門取其精者數十管而與善點
放者數人至京師 陛下令大臣閱試之使知有此
器而不用以保全虜人之腰領其亦可惜也

一申閱法臣竊觀 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深慮承
平之後武備寢弛以啓戎心而定爲 御前閱試之
法千萬里外亦分番迭上躬自校閱而嚴賞罰之載
于會典者可考也薊鎮近在 輦轂下耳請于塞垣
無事之時抽調鎮兵一枝兩枝至京師 令大臣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教塲閱視其果練與否而 明詔嚴賞罰之其儀發
于堂陛之間而風震于塞垣之外其帥臣常如 天
威臨之而不敢不盡力于教練其士卒常如 天威
臨之而不敢不盡力于演習無有敢肆欺于 聖鑒
之所不及而虛應故事者矣此所謂執一實以御百
虛之道也

一調戍邊以試練夫以邊將蒞之以邊兵雜而教之
其亦可以爲邊兵矣雖然猶未嘗見虜也見虜安知
其不怯而却也宣遼二鎮與薊本相唇齒薊鎮有事
則宣遼自宜戍薊異日薊鎮無事而宣遼有事請抽
調遼東兵一枝兩枝戍遼遼西兵一枝兩枝戍宣居
常則以經阻險而耐辛苦猝有虜患亦雜之戰兵之
間而與爲犄角既嘗搏虎不畏負隅後與虜遇自然
習慣且夫昔以邊兵戍薊今以薊兵戍邊是練兵之
成也

一薊鎮夷情照得三衛夷人與諸邊異諸邊之夷必
開之賊也三衛夷人則不然竊觀 文皇帝出塞皆
用三衛爲前鋒所謂以夷攻夷則是以所向如意而

皇明經世編

唐荆川集

卷之一

平露堂